日知錄集釋

日知錄集釋卷十九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錢氏曰處患難者勿爲怨天尤人之言處貴顯者勿爲矜己傲物之言論學術勿爲非聖悖道之言評人物勿爲黨同醜正之言

先生與友人書曰孔子之刪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

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既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避也

文不貴多

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二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爲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錫氏曰今之文集與今之時藝若不拉雜摧燒將伊于何底

西京尙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三家其諸有名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司馬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褒賦止十六篇揚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枚皐賦百二十篇而子枚皐傳云皐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于皐皐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三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東漢多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錄其篇數者沈氏曰按文格論于此下有北海王睦臨邑侯子駒馮衍曹褒鄭玄賈逵班彪班固朱

穆胡廣應奉應劭崔駰崔瑗崔寔崔烈楊修劉陶張衡馬融蔡邕荀爽荀悅李固延篤盧植皇甫規張奐孔融杜篤王隆夏恭夏牙傅毅黃香劉毅李尤李勝蘇順曹眾曹朔劉珍葛龔王逸崔琦邊韶張升趙壹侯瑾張超班昭共凡一百十字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香五篇劉騊駼崔烈曹眾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于鄭元傳云元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過人願識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

秦延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原注桓譚新論此顏之推家訓所謂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原注陸游詩文辭博士書驢券職事參軍判馬曹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于西京

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經而文衰矣（原注）如惠施五車其書竟無一篇傳者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楊氏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非必皆其自作）

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揚雄劉歆各五卷爲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趙氏曰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經周易毛詩前書春秋中庸孔子正言等講疏二百餘卷吉凶軍賓嘉五禮一千餘卷贊序詔誥等文一百二十卷佛經義記數百卷金策三十卷簡文帝撰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元帝著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十卷玉韜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同姓名錄一卷式贊三十卷文集五十卷此帝王著述之最富者也

晉葛稚川著書六百餘卷宋樂史著貢舉事二十卷登科
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弟錄二十
卷廣孝傳五十卷總仙記一百四十卷太平寰宇記二百
卷總記傳半知天下記四十卷商須雜錄二十卷廣卓異
記二十卷諸仙傳二十五卷宋齊邱文傳十三卷杏園集
十卷李白別集十卷神仙宮殿窟宅記十卷掌上華夷圖
一卷又編已作寫仙洞集百卷周必大著書人十一種又
有平園集二百卷李心傳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篇
五卷論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二十三卷讀史考十
二卷韓聞証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
陸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選錄一卷詩文一百卷李壽作長
編九百七十八卷總目五卷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
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篇各一
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論十卷
南北通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閫附潛新傳排詩譜各三
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氏本
支宋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相年表合爲四十一卷
王應麟有談華集一百卷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披垣類稿
二十二卷詩考五卷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考證十卷通
鑑地理考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
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篇
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

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考四卷六經天文六卷小學諷詠四卷此文人著述之最富者也

著書之難

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而爲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庶乎其傳也與

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

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方東樹曰按如溫公書孫之翰作唐史要論其用力精勤篤志如彼可以砭著書欲速之膏肓也

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直言

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

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元]宗爲之感動白居易爲盩厔尉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列國之風聽輿人之誦者矣

詩之爲教雖主於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如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則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爲嫌也楚辭離騷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懷王少弟司馬子

蔚椒專佞以慢慆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麗人行賜名大國虢與秦愼莫近前丞相嗔近於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

孔稚珪北山移文明斥周顒劉孝標廣絕交論陰譏到漑袁楚客規魏元忠有十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

立言不爲一時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者魏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當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絕

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給授而口分世業之制自此而起迄於隋唐守之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議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雜鉛鑞並不聽用當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曰五銖重如其文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而開通元寶之式自此而準至宋時猶倣之

唐書李叔明爲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可行之天下詔下尚書省議已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併省

天下寺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師恃東南運糧竭民力以航不測奏定中虞集建言京東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塲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而授以地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加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為徵額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

如此可以寬東南之運以紓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歸
事不果行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脫脫言乃立
分司農司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
千名爲農師歲乃大稔至今水田遺利猶有存者而戚將
軍繼光復修之薊鎭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
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
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
告漢武也孟子之欲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滕則
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
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

遺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黃鳥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爝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原注周憲王諱有燉所著有誠齋集憲王雖有此命及薨妃鞏氏竟自經以殉謚貞烈以一品禮葬之）謚上御極之初卽有感於

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也嗚呼仁哉

先生與人書曰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與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矣又曰目擊世變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敎化綱紀爲不可闕哉

文人之多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爲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

褋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此揚子雲所謂撫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原注深）所記劉文靖（原注健）告吉士之言空同（原注夢陽）李大以為不平矣（原注見停驂錄）

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陽氏曰永叔長文章故不言文章而言政事君謨長政事故不言政事而言文章一以掩其所長一以厲其所短古人之意非淺薄後生所識也）

先生與友人書曰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

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讀此一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

巧言

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爲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爲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爲近

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爲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爲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於弑父與君皆好犯上好作亂之推也自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於世有王莽之簒弑則必有揚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則必有潘勗之九錫（原注）世說言潘元茂作魏公册命人謂與訓誥同風是故亂之所由生也犯上者爲之魁巧言者爲之輔故大禹謂之巧言令色孔壬而與驩兜有苗同爲一類甚哉其可畏也（原注）穆王作冏命曰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然則學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側媚之

習使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原注）記者於論語之首而列有子曾子之言所以補夫子平日所未及其間次序亦不爲無意

世言魏忠賢初不知書而口含天憲則有一二文人代爲之後漢書言梁冀裁能書計其誣奏太尉李固時扶風馬融爲冀章草唐書言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而郭愼微苑咸文士之闒茸者代爲題尺又言高駢上書肆爲醜悖脅邀天子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宋史言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乃使林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嗚呼何代無文人有國者不可不深惟華實之辨也（楊氏曰）希草貶子瞻制畢擲筆而起曰今

日壞卿名節矣

文辭欺人

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爲元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爲林泉之侶（楊氏曰廣嘗事桓玄實不可與淵明比）既爲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眞款密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觖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興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爲苛矣王維爲給事中安祿山陷兩都拘于普施寺迫以僞

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下獄或以詩聞於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罪肅宗乃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襄王僭號（揚氏曰唐僖宗光啟二年出奔朱玫立襄王）逼李拯為翰林學士拯既汙偽署心不自安時朱玫秉政百揆無敘拯嘗朝退駐馬國門為詩曰紫宸朝罷綴鵷鸞丹鳳樓前立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拯為亂兵所殺二人之詩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護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賊者乎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為忠憤之

論與夫名汙僞籍而自託乃心比于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眞僞卽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旣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眞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慮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眞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眞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

用餤夫鏡情僞屏盜言君子之道與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辭

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卽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錢氏曰）釋子之語錄

始于唐儒家之語錄始于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
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
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德而不必有言矣黜刑
部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出辭氣不能遠鄙曾子戒之況
於說聖經以教學者遺後世而雜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僧
徒不通于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
子蓋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先師懼失其真猶有
取爾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辭此何取哉

楊用修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
而詩與言離矣

自嘉靖以後人知語錄之不文於是王元美之劄記范介
儒之膚語上規子雲下法文中雖所得有淺深之不同然
可謂知言者矣

文人摹倣之病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

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云今人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云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原注葉水心言慶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黜唐人之學謂之江西宗派）金元裕之詩云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夫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陸士衡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者今且未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

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

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騷些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元]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淸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閒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如揚雄擬易而作太[元]王莽依周書而作大誥皆心勞而

日拙者矣（原注）世說王隱論揚雄太玄雖妙非益也古人謂之屋下架屋

曲禮之訓毋勦說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簡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于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原注）如絳守居園池記以東西二字平常而改爲甲辛殆類吳人之呼庚癸者矣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原注）胡纘宗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大書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境而分注於賊七之下曰姓劉氏舉以示人無不笑之不知近日之學爲秦漢文者皆賊七之類也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

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原注容齋隨筆論衛青傳封三校尉語史記勝漢書處正此）不獨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錢氏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簡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于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亦非通論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

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瞯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日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楊氏曰大凡意見最害事子京立意尚簡遂有不當簡而簡者要之新唐書體例自佳）

黃氏曰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樗里子傳

史記曰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為滑稽矣然則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求古之病

後周書柳虬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虬以為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為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為尚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法以為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為不稱(原注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且辭之繁簡以事

而文之今古以時爲用柳蚺之語楊氏曰宋史又太繁一帝之紀乃至九卷豈復成義例乎

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

唐書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

宋陸務觀跋前漢通用古字韻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乃或鈔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

元陶宗儀輟耕錄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

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何孟春餘冬序錄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為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概眾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間孫光憲輩始北夢瑣言稱馮涓為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為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而概同姓尤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四十三年十一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蔡應科乞正疏體疏第二條云二戒沿襲如稱輔臣不曰王家屏沈鯉而曰山陰歸德不曰高拱張居

江而曰浙鄭江陵又或稱官及地方不曰吏部尚書禮部侍郎而曰大冢宰少宗伯不曰戶部郎中工部員外而曰度支郎將作官屬不曰北直南直浙江雲貴而曰燕吳豫章越滇黔諸如此類沿襲已久必竟當以爲戒

于慎行筆麈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今此應爲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爲也已素不工文辭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古人集中無冗複

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無冗複也一集之中亦無冗複

且如稱人之善見于祭文則不復見于誌見于誌則不復見于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以互見也又有互見于他人之文者如歐陽公作尹師魯誌不言近日古文自師魯始以爲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見不必重出蓋歐陽公自信己與范公之文並可傳於後世也亦可以見古人之重愛其言也

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又可見古人不必其文之出於己也

書不當兩序

會試錄鄉試錄主考試官序其首副主考序其後職也凡

書亦猶是矣且如國初時府州縣志書成必推其鄉先生之齒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則官于其府州縣者也請者必當其人其人亦必自審其無可讓而後爲之官于是者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不讓于鄉矣鄉之先生其文優其于是書也有功則官不敢作矣義取于獨斷則有自爲之而不讓于鄉與官矣凡此者所謂職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別有發明則爲後序亦有但紀歲月而無序者今則有兩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兩序非體也不當其人非職也世之君子不學而好多言也

凡書有所發明序可也無所發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

人之患在好爲人序

唐杜牧答莊充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今吾與足下竝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讀此言今之好爲人序者可以止矣

婁堅重刻元氏長慶集序曰序者敘所以作之指也蓋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校書爲職每一編成即有序最爲雅馴矣左思賦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人復序之是宜敘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爲優劣之辨即過稱好事多設游揚之辭皆我所不取也讀此言今之好爲古人

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古人不爲人立傳

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穎原注又有下邳侯革華傳是僞作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蝜蝂何蕃僅採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之傳毛穎李赤蝜蝂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爲人立傳者侵史官之

職矣（楊氏曰段太尉逸事狀此欲上之史館則用行狀之例益可云傳乎〔姚刑部曰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圬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平生賢否　國朝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謚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謚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

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別於史家

誌狀不可妄作

誌狀在文章家爲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爲史之本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

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爲人作誌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牴牾不合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謂是與

名臣碩德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爲人作誌者必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而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識字之子孫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今之宗匠乃欲使籍談伯魯之流爲文人任其過嗟乎若是則盡天下而文人矣

作文潤筆

蔡伯喈集中爲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寔各三碑橋[元]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爲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爲此史傳以其名重隱而不言耳文人受賕豈獨韓退之諛墓金哉（原注）李商隱記齊魯二生曰劉乂持韓退之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爾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今此事載唐書

王楙野客叢書曰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觀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酒相如因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漢已然（原注）按陳皇后無復幸之事此文蓋後人擬作然亦漢人之筆也

杜甫作八哀詩李邕一篇曰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原注）邕本傳長

劉禹錫祭韓愈文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可謂發露眞贓者矣（原注侯鯖錄唐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云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也此雖戲言當時風俗可見矣）昔揚子雲猶不肯受賈人之錢載之法言而杜乃謂之義取則又不若唐寅之直以爲利也戒菴漫筆言唐子畏有一巨册自錄所作文簿面題曰利市（原注今市肆帳簿多題此二字）

（於碑頌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

新唐書韋貫之傳言裴均子持萬縑請譔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今之賣文爲活者可以媿矣

司空圖傳言隱居中條山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餽遺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旣

不有其贓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趙氏曰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為制戲曰筆乾荅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此潤筆二字所由昉宋時并著為令甲沈括筆談記太宗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於舍人院每朝謝日移文督之楊大年作寇萊公拜相麻詞有能斷大事不拘小節萊公以為正得我胸中事例外贈有金曰例外則有常例可知周益公玉堂雜記湯思退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高宗賜潤筆錢幾及萬緡賜既尤奇草制尚有恩賜則臣下例有餽贈更不待言唐時雖未有定制然韓昌黎譔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弘弘寄絹五百匹昌黎未敢私受特奏取旨又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亦特奏取旨杜牧譔韋丹江西遺愛碑江西觀察使紇干泉寄絲絹三百匹亦特奏聞穆宗詔蕭俛譔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譔進後例得貺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以區區文字麗遺而劵與受俱奏請明已為閒野通行之例矣又歐公歸田錄記館閣譔文例有潤筆及其後也送有不依時送而遺人督索者此又乞文齊餽者之題

文非其人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於許衡衡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觀前代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徐廣爲祠部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並執下官禮廣常爲愧恨陸游晚年再出爲韓侂胄譔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是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夫禍患之來輕於恥辱必不得已與其與也寧

拒至乃儉德合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則又貴知微之君子矣

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亦不可輕作韓昌黎集有上京兆尹李實書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閤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絶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至其爲順宗實錄書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則曰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

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閒道獲免楊氏曰順宗實錄非文公原本矣此處或有已甚所謂溢惡溢美自古爲然也與前所上之書迥若天淵矣原注崔林王霤摘北爲疑豈非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而不自覺其失言者邪後之君子可以爲戒

假設之辭

古人爲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以爲點綴不必一一符

同也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如矣後之作者寶祖此意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又曰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陳王豈可掎摭史傳以議此賦之不合哉庾信枯樹賦既言殷仲文出爲東陽太守乃復有桓大司馬亦同此例原注仲文爲桓元侍中桓大司馬則元之父溫也此乃因殷仲文有此樹婆娑之言桓元子有木猶如此之歎遂以二事湊合成文而長門賦所云陳皇后復得幸者亦本無其事俳諧之文不當與之莊論矣原注長門賦乃後人託名之作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皇帝哉楊氏曰莊子孔子見孫叔敖又云莊子見魯哀公年代隔絕古人作文既多寓言便不論也

陳后復幸之云正如馬融長笛賦所謂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也

古文未正之隱

陸機辨亡論其稱晉軍上篇謂之王師下篇謂之彊寇文信國指南錄序中北字皆鹵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謝皋羽西臺慟哭記本當云文信公而謬云顏魯公楊氏曰本文但云唐宰相魯公不云顏本當云季宋而云季漢凡此皆有待於後人之改正者也胡身之注通鑑至二百八十卷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賂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其下闕文一行謂蒙古滅金取宋一統天下而諱之不書此有待於後人之補完者也漢人言春秋所貶損大

人嘗世君臣有威權勢力者其事皆見於書（原注漢書藝文志）故定哀之閒多微辭矣況於易姓改物制有華夏者乎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習其讀而不知無爲貴君子矣

鄭所南心史書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稱彼曰大國曰丞相又自稱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彼酋名然則今之集本或皆傳書者所改

金史紇石烈牙吾塔傳北中亦遣唐慶等往來議和完顏合達傳北中大臣以輿地圖指示之完顏賽不傳按春自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蓋鹵中也修史者仍金人之辭未改

晉書劉元海石季龍作史者自避唐諱後之引書者多不
知而襲之惟通鑑並改從本名

日知錄集釋卷十九終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非三公不得稱公

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天子三公稱公周公召公畢公毛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杜氏通典曰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舊爵或嘗爲天子之官子孫因其號耳非周之典制也東遷而後列國諸侯皆僭稱公梁氏云衞世家周平王命武公爲公東遷以後諸侯於其國皆稱公從未有天子命諸侯爲公者武公益入爲王卿士耳夫子作春秋而筆之於書則或公或否生不公葬則公之列國不公魯則公之於是天子之事與人臣之禮並見

於書而天下之大法昭矣

左暄曰春秋時諸大國皆僭稱公其稱侯伯子男者不過諸小國耳夫子作春秋凡會盟征伐必據本爵書之不以其僭公也而稱之爲公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也而於葬則凡侯伯子男皆書公惟桓十七年書癸巳葬蔡桓侯啖助曰其稱侯蓋蔡季之賢請諡於王也凡諸侯請謚王之策書則云諡曰某侯諸國史因而記之故西周諸侯紀傳皆依本爵春秋之時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謚爲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也又有始而稱侯繼而稱子者如春秋隱七年書滕侯卒桓二年書滕子來朝是也有始而稱侯繼而稱伯者如隱十一年書薛侯來朝昭三十一年書薛伯卒是也有始而稱侯繼而稱伯稱子復稱伯又稱子者如桓二年書杞侯來朝莊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僖二十三年書杞子卒文十二年復書杞伯來朝襄二十九年又書杞子來盟是也杜征南楊氏士勛劉氏敞葉氏夢得以爲或時王所黜程氏可久朱子以爲或幽于大國之責賦而自貶皆不可知而謂夫子以意進退予奪之則非矣

漢之西都有七相五公

原注西都賦李善注公御史大夫將軍通稱也按後漢書獻帝謂御史大夫郗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是御史大夫得稱公也

而光武則置三公

原注續漢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司徒公一人司空公一人

史家之文如

鄧公禹吳公漢伏公湛朱公浮第五公倫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元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董公卓曹公操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三國志若漢之諸葛公亮魏之司馬公懿吳之張公昭顧公雍陸公遜晉書若衛公瓘張公華王公導庾公亮陶公侃謝公安桓公溫劉公裕之類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史至於唐而書公不必皆尊官洎乎今日誌狀之文人人得稱之矣吁何其濫與何其僭與

原注若鄭端簡名臣記至無人不稱公非史體矣錢氏曰王介甫臨川集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太常博士曾公工部郎中傅公員外郎郭公郎中周公郎中葛公司封郎中孫公侍御史王公墓志

大雅古公亶父箋曰諸侯之臣稱君曰公白虎通曰臣子於其國中皆褒其君爲公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公者魯人之稱侯者周室之爵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夫秦誓之書公與春秋之書秦伯不已異乎曰春秋以道名分五等之爵班之天子不容僭差若秦秦誓本國之書孔子因其舊文而已公之媚子從公于狩亦秦人之詩也

平王以後諸侯通稱爲公則有不必專於本國者矣碩人之詩曰譚公維私左傳鄭莊公之言曰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周之盛時亦有羣公之稱見於康王之誥及詩之雲漢此

猶五等之君春秋書之通曰諸侯也

左傳自王卿而外無書公者惟楚有之其君已僭爲王則臣亦僭爲公宣十一年所謂諸侯縣公皆慶寡人者也原注漢書沛公注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爲公淮南子魯陽公注楚之縣公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傳中如葉公析公申公鄖公蔡公息公商公期思公並邊中國白公邊吳蓋尊其名以重邊邑原注呂氏春秋楚又有卑梁公戰國策楚人有宛公新城公而秦有麃公原注索隱曰蓋麃邑公史失其姓名楚漢之際有滕公戚公柘公薛公鄭公蕭公陳公魏公留公方與公高祖初稱沛公太上皇父稱豐公皆楚之遺名原注左傳齊亦有邢公宋公汝成案春秋時齊有棠公襄二十五年傳正義曰楚僭號王故縣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即因而言之猶伯有之臣云吾公在壑谷也邢公之稱義亦猶彼此縣公之公也原注御史

監郡者亦稱監公見曹相國世家

有失其名而公之者史記秦始皇紀侯公項羽紀樅公侯公高祖紀單父人呂公新城三老董公孝文紀太倉令淳于公天官書甘公封禪書申公齊人丁公曹相國世家膠西蓋公留侯世家東園公夏黃公汲成案索隱曰陳留志云園公姓庾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是二人自有姓名與字非失之也年遠說繁或出附會然史云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某某似非失其名而公之者豈太史公以四人皆樂遯潛聲因從其自號書之以著高尚耶又圈稱陳留者舊傳自序圈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為司徒至稱十一世洪氏隸釋有圈公神坐圈公神祚机蓋圈即園也會稽典錄載虞仲翔云鄞大里黃公絜已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是二人又姓圈與黃第漢哀帝元壽二年始改丞相為大司徒孝惠時未有是名圈稱所述恐不足據仲翔之言或亦因其自號誤為姓云穰侯傳其客宋公信陵君傳毛公

薛公賈生傳河南守吳公張敖傳中大夫泄公黥布傳故楚令尹薛公季布傳母弟丁公鼂錯傳謁者僕射鄧公鄭當時傳下邽翟公酷吏傳河東守勝屠公貨殖傳朱公任公漢書高帝紀終公藝文志蔡公毛公樂人竇公黃公毛公皇公張耳陳餘傳范陽令徐公甘公劉歆傳魯國桓公趙國貫公周昌傳趙人方與公武五子傳瑕丘江公王褒傳九江被公于定國傳其父于公翟方進傳方進父翟公儒林傳兒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淄川任公晧星公游俠傳故人呂公茂陵守令尹公皆失其名而公之若鄭君盧生之比本朝實錄於孝慈高皇后之父亦不知其名謂之馬公是史之闕文非正書也原注史記高帝紀呂公注崔浩云史失其名但舉姓

而言公漢書高帝紀注應劭曰縱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注家發其例於此餘竝不注

太史公者司馬遷稱其父談故尊而公之也〔錢氏曰太史公官名遷父子相繼爲之非專爲尊其父也史記惟自敘前半及封禪篇中有偁其父爲太史公者其餘皆遷自稱〔又曰〕衞宏漢官儀言位在丞相上宏漢人其言可信而後人多疑之予謂位在丞相上者謂殿中班位在丞相之右非職任尊于丞相也〕

有尊老而公之者戰國策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史記文帝謂馮唐公奈何衆辱我是也漢書溝洫志趙中大夫白公師古曰蓋相呼尊老之稱項籍傳南公服虔曰南方之老人也眭宏傳東平嬴公師古曰長老之號元后傳元城建公服虔曰年老者也吳志程普傳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方言凡尊老周晉秦隴謂之公晉書樂志項伯語項

莊曰公莫古人相呼曰公

漢書何武傳號爲煩碎不稱賢公後漢書李固傳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宦者傳种暠爲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爲公乃曹常侍力焉魏志王粲傳蔡邕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也晉書陳騫傳對父矯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魏舒傳夜聞人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舒自知當爲公矣陸曄傳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王猛傳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北史鄭述祖傳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陶淵明孟長史傳從父太常夔嘗問光祿大夫劉耽孟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是

知南北朝以前人語必三公方得稱公也汝成案洪氏隸釋漢吳仲山碑云漢故民吳仲山碑文稱吳公仲山則無官者亦稱公也周書姚僧垣傳宣帝嘗從容謂僧垣曰嘗聞先帝呼公爲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尙齒之辭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戸

孔融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以爲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是曲說據其所引皆史失其名之公而太史公又父子之辭也戰國策陳軫將之魏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史記留侯世家吾惟豎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此皆謂父爲公宋書顏延之傳何偃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答曰身非三公之位又非田舍之公

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北齊書徐之才傳鄭道育嘗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旣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陸雲作祖父誄曰吳丞相陸公誄曰維赤烏八年二月粤乙卯吳故使持節郢州牧左都護丞相江陵郡侯陸公薨曰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曰維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王沈祭其父曰孝子沈敢昭告烈考東郡君張說作其父贈丹州刺史先府君墓誌每稱必曰君然則雖己之先人亦不一概稱公古人之謹於分也（沈氏曰）格論云竊以爲在今日與人書札詩辭不妨一二徇俗若爲誌狀則非己之先人及官三品以上者不當稱公其無位則曰先生可也此正名之義作史者所當知也

史記鼂錯傳錯父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人口議多怨公者是以父而呼子爲公徐孚遠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錯父呼錯爲公蓋以官稱之

沙門亦有稱公者必以其名冠之深公法深也林公道林也遠公惠遠也生公道生也猷公道猷也隆公慧隆也誌公寶誌也澄公佛圖澄也安公道安也什公鳩摩羅什也當時之人嫌於直斥其名故加一公字原注古沙門皆稱名世說言安汰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皆名也梁陳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與字之字之則不復公之矣張大介曰其實不盡然如支道林名遁道林其字也而人以林公呼之是未嘗不以字稱公豈必梁陳以下哉又魏彭曰支郎眼中黃謂高僧支謙也是僧又可呼郎矣

宋史豐稷駁宋用臣謚議曰凡稱公者須耆宿大臣及鄉

黨有德之士然則今之宦豎而稱公亦不可出於士大夫之口〔原注〕孫升談圃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荆公厲聲叱之曰是何人即出爲監當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爾雅疏曰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寅至丑爲十二辰辰爲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閼逢至昭陽十名爲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爲歲名〔原注〕周禮硩簇氏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之號注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陬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初不假借史記歷書太初元年年名焉〔原注〕即閼字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賈誼鵩賦單閼之歲

分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分服集于舍許氏說文後敘粤在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歲陽歲名不與日同之證漢書郊祀歌天馬徠執徐時謂武帝太初四年歲在庚辰兵誅大宛也原注資治通鑑周紀一起著雍攝提格訖玄黓困敦亦用古法自經學日衰人趨簡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予曰觚不觚此之謂矣

宋劉恕通鑑外紀目錄序曰庖犧前後遠周厲王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紀之是則歲之稱甲子也借也何始乎自亡新始也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又言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隋書律曆志王莽銅權銘

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又曰龍在己巳歲次實沈是也趙氏曰天文志甲乙海外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則又分配于十二分野矣律歷志又有太歲在子太歲在丑之文則亦以之紀歲矣建子建丑建寅之異其朔則亦以之紀月矣漢書五行志有日加巳日加未之語則亦以之紀時矣此皆在新莽以前不得謂自莽始也自此後漢書張純傳言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朱穆傳言明年丁亥之歲荀悅漢紀言漢元年實乙未也曹娥碑亦云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蜀郡造橋碑云維延熹龍在甲辰而張角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矣

以甲子名歲雖自東漢以下然其時制詔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嘗正用之其稱歲必曰元年二年其稱日乃用甲子

乙丑如己亥格庚戌制壬午兵之類皆日也原注宋書武帝紀有癸卯梓材庚子皮毛亦皆下詔之日惟晉書王廙上疏言臣以壬申歲見用爲鄱陽內史按懷帝以永嘉五年辛未爲劉聰所執愍帝以建興元年癸酉即位中間一年無主故言壬申歲也後代之人無大故而效之非也原注李暠上表亦云臣去乙巳歲爲當時改元庚子不用晉年號晉書中以甲子名歲者僅此兩見

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稱甲子魏程曉贈傅休奕詩龍集甲子四時成歲晉張華感婚賦方今歲在己巳將次四仲陸機愍懷太子誄龍集庚戌日月改度陶潛祭從弟敬遠文歲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文歲維丁卯律中無射後周庾信哀江南賦粵以戊辰之年建

亥之月而梁陶隱居眞誥亦書己卯歲至杜預左傳集解後序則追言魏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矣（原注吳後主國山封禪文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獻日當言辛亥而胄用歲陽歲名則又失之）晉惠帝時廬江杜嵩作壬子春秋壬子元康二年賈后弑楊太后于金墉城之歲（汝成案儒林杜夷傳嵩作崧）

唐人有以篆書而不稱年號者舊唐書禮儀志曰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其辛巳以下不言開元某年又博古圖載唐鑑銘曰武德五年歲次壬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揚州總管府造青銅鏡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貢其癸未亦不言武

德六年者當時屢改年號故也此一鑑而有正書有隸書之不同亦變例也

史家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年鍾鼎之文則不盡然多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者（原注六經中亦有之如詩吉日庚午是也）商毋乙卣其文曰丙寅王錫口貝朋用作毋乙彝丙寅者日也搏古圖乃謂商建國始於庚戌歷十七年而有丙寅在仲壬即位之三年則鑿矣豈非迷於後世之以甲子名歲而欲以追加之古人乎

春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其年發之於言或參互而不易曉則有舉其年之大事而爲言者若曰會於沙隨之歲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鑄刑書之歲晉韓宣子爲政

聘于諸侯之歲是也（原注如淵梁之明年亦是）又有舉歲星而言若曰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娵訾之口者從後人言之則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紀歲也

太祖實錄自吳元年以前皆書干支不合古法太祖當時實奉宋小明王之號故有言當紀龍鳳者考之史記高帝之初不稱楚懷王元年而稱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製滁州龍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竊意其時天下尚是元之天下書至正正合史記書秦之例（原注今續綱目書至正）又有兼書者漢書功臣侯表序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是也

史家追紀月日之法

或曰鑄刑書之歲是則然矣其下云齊燕平之月又曰其明月則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縝密處史之文有正紀有追紀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齊平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正紀也此曰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追紀也追紀而再云正月二月則嫌於一歲之中而有兩正月二月也故變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傳追紀之文不止此如襄公六年傳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

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七年傳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十九年傳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二十五年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二十六年傳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三十一年傳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昭公七年傳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又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皆是追紀又如書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亦追紀也

史家月日不必順序

古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屬不論月日故有追書有竟書左傳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先書甲午晦後書癸巳甲午爲正書而癸巳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先書甲戌後書癸酉甲戌爲正書而癸酉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楚靈王之弒先書五月癸亥後書乙卯丙辰乙卯丙辰爲正書而五月癸亥則因前事而竟書也蓋史家之文常患爲月日所拘而事不得以相連屬故古人立此變例楊氏月日有終言之者其日月本闕絕并終其事于此如俄而悔之之類有先書以起事者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書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滻水於壬戌癸亥之前是也

重書日

春秋桓公十二年書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重書日者二事皆當繫日先書公者先內而後外也

〔原注〕邵國賢曰二丙戌一是卽書一是追書卽書者紀事之職追書者承赴之體 後人作史凡一日再書則云是日

古人必以日月繫年

自春秋以下紀載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史家之常法也史記伍子胥傳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則不月而日刺客傳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則不年而月史家之變例也葢二事已見於吳楚二世家故其文從省

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爲陬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是也或謂攝提星名天官書所謂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原注長洲文衍詒徵明以庚寅歲生刻一印章曰維庚寅吾以降意謂與屈大夫同年非也屈子之云庚寅者曰也使以歲言無論古人不以甲子名歲且使屈子生於庚寅不至楚懷王被執於秦王戌之歲年僅三十有三何以云老冉冉其將至乎

古無一日分爲十二時

古無以一日分爲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不言時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

八星之位不言時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不及時呂才祿命書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時原注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所直支干推人禍福生死百不失一初不用時也自宋而後乃幷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見謝肇淛五雜俎後周蘇綽作大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御事惟時

古無所謂時凡言時若堯典之四時左氏傳之三時原注桓公六年三時不害皆謂春夏秋冬也故士文伯對晉侯以歲時日月星辰謂之六物荀子曰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亦謂春夏秋冬也自漢以下歷法漸密於是以一日分爲十二時蓋不知始於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廢

一日之中所以分紀其時者曰日中曰昃曰日昃見於易曰東方未明曰會朝曰日之方中曰昏曰夕曰宵見於

詩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昃見於書曰朝時曰日中曰夕時曰雞初鳴曰旦曰質明曰大昕曰晏朝曰昏曰日出曰日側曰見月曰逮日見於禮（原注爾雅疏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曰雞鳴曰日中曰晝曰日下昃曰日昳曰日入曰夜曰夜中見於春秋傳曰晨曰薄暮曰黃昏見於楚辭紀晝則用曰史記項羽紀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呂后紀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計事日餔時遂擊產彭越傳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淮南王安傳旦受詔日食時上漢書五行志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晡時食從西北日下晡時復武五子昌邑王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東方朔

傳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旦明入山下是也紀夜則用
星詩之言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戶春秋傳之言昨
晏中而旦是也（原注周禮司寤氏以星分夜）不辨星則分言其夜曰夜
中（沈氏曰公羊傳定八年至乎日若時而出穀梁傳莊七年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曰夜半曰夜
鄉晨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詳於是有五分其夜而言甲乙
丙丁戊者周禮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
乙至戊（原注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答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云一更二更
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所以然者假令正月建寅斗
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
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
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沈氏曰通鑑注一
更為甲夜二更為乙夜三更為丙夜四更為丁夜五更為
戊夜至曉曰按漢儀凡中宮漏夜盡鼓鳴則起鐘鳴則息
衛士甲乙徼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五更而漢書百
官公卿表秦官有太子率更師古注掌知漏刻故曰率更

秦時已以來更名官則更之名疑不始於漢魏也又曰唐書百官志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以騎卒循行囂譟武官暗探五更二點鼓自內發是更之有點亦由來久也 漢書西域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夜擊刁斗自守天文志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戊戌甲夜三國志曹爽傳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晉書趙王倫傳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爲應是也五分其夜而不詳於是有言漏上幾刻者五行志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又云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禮儀志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上十刻迺出王尊傳漏上十四刻行臨到外戚傳晝漏上十刻而崩又云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自南北史以上皆然故

素問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隋志曰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無十二時之目也唯曆書云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而下文郤云朔旦冬至正北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東不直言子酉午卯漢書五行志言日加辰巳又言時加未翼奉傳言日加申又言時加卯王莽傳天文郎按栻于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而吳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時加于巳周髀經亦有加卯加酉之言若紀事之文無用此者原注南齊書天文志始有子時丑時亥時北齊書南陽王綽傳有景時午時景時者丙時也

左氏傳卜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而杜元凱注則以爲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曰夜半者卽今之所

謂子也鷄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禺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昳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爲十二（沈氏曰格論十二下有時字）始見於此考之史記天官書曰（沈氏曰格論考之史記以下無）旦至食食至日昳日昳至餔餔至下餔下餔至日入（沈氏曰通鑑晉安帝義熙八年冬十月己未鎮惡與城內兵鬥且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晡注曰日加申爲晡中晡正申時也中未爲下晡　凡城內牙城晋宋時謂之金城亦注云）素問藏氣法時論有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晡（原注王冰注以日昳爲土王下晡爲金王又有曰四季者注云土王是今人所謂丑辰未戌四時也）吳越春秋有曰時加日出時加鷄鳴時加日昳時加禺中則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記孝景紀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動漢書武五子廣

陵王胥傳奏酒至鷄鳴時罷王莽傳以鷄鳴爲時後漢書隗囂傳至昏時遂潰圍齊武王傳至食時賜陳潰耿弇傳人定時步果引去來歙傳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竇武傳自旦至食時兵降晷盡皇甫嵩傳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晉書戴洋傳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宋書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黃昏時月蝕熒惑過人定時熒惑出營室宿羽林皆用此十二時

淮南子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宴食臻于衡陽是謂禺中

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鳥次是謂小遷至于悲谷是謂餔時迴于女紀是謂大遷經于泉隅是謂高舂頓于連石是謂下舂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于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按此自晨明至定昏爲十五時而卜楚巳以爲十時未知今之所謂十二時者自何人定之也楊氏曰今之十二時則據十二支定之耳亦自然之理然人之所爲乎

素問中有言歲甲子者有言寅時者皆後人僞譔入之也楊氏曰此又抑古書以從己說未免隨也

年月朔日子

今人謂日多曰日子日者初一初二之類是也子者甲子乙丑之類是也周禮職內注曰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

或言甲或言子一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李周翰注曰子發檄時也漢人未有稱夜半爲子時者誤矣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繫以朔必言朔之第幾日而又繫之干支故曰朔日子也如魯相瑛孔子廟碑云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廟碑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復華下民租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日子之稱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則有子而無日春秋是也（原注後漢書隗囂檄文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不言廿一日）然在朔言朔在晦言晦而旁死魄哉生明之文見於尙書則有兼日而書者矣

宋書禮志年月朔日甲子尚書令某甲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陳琳檄文但省一甲字耳

南史劉之遴與張纘等參校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隋書袁充上表稱寶曆之元改元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汲成案表元文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並下疑脫字不爾當以並同絕句時有十二而但稱子猶之干支有六十而但稱甲子也

漢人之文有即朔之日而必重書一日者廣漢太守沈子琚綿竹江堰碑云熹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辛酉敍民校尉熊君碑云建安廿一年十口月丙寅朔一日丙寅此則繁而無用不若後人之簡矣楊氏曰朔是合朔古人有日食在晦者則古曆合朔

不專在一日
故又云一日

年號當從實書

正統之論始於習鑿齒不過帝漢而僞魏吳二國耳自編年之書出而疑於年號之無所從而其論乃紛紜矣夫年號與正朔自不相關故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孔子則書之爲魯隱公之元年何也春秋魯史也據其國之人所稱而書之故元年也晉之乘存則必以是年爲鄂侯之二年矣楚之檮杌存則必以是年爲武王之十九年矣觀左傳文公十七年鄭子家與晉韓宣子書曰寡君卽位三年而其下文曰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則自稱其國之年也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孫僑對晉之辭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

我寡君於是即位而其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則兩稱其國之年也故如三國志則漢人傳中自用漢年號魏人傳中自用魏年號吳人傳中自用吳年號推之南北朝五代遼金並各自用其年號此之謂從實（原注）若病其難知只須別作年表一卷且王莽篡漢而班固作傳其於始建國天鳳地皇之號一一用以紀年葢不得不以紀年非帝之也後人作書乃以編年為一大事而論世之學疏矣（楊氏曰）最參錯莫如十六國嘗欲作一年表頃與方陵言之（錢氏曰）然則明太祖紀當以龍鳳紀年可無疑也

春秋傳亦有用他國之年者齊襄公之二年鄭伐齊注云魯桓公之十六年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注云鄭僖四年魯襄六年鄭簡元年魯襄八年

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原注）楚元王傳亦云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地節元年之類是也淮南天文訓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謂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達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南王僭號此爲未讀史記漢書者矣（原注）趙明誠金石錄有楚鍾銘惟王五十六祀之論正同此失

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卽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靖侯窋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是也呂氏考古圖周陽侯甗鍑銘曰周陽侯家銅三習甗鍑容五斗重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年五月國鑄第四（原注）呂大臨曰侯治國五年者

自以侯受侯嗣位之年數也文選魏都賦劉良注文昌殿前有鍾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鍾魏四年者曹操爲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直書二十八年自是以下書曰後一年曰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應昌是時明太祖即位三年而猶書元主曰帝且不以明朝之年號加之深得史法疑此出於聖裁不獨宋王二公之能守古法也原注宋史馬廷鸞傳瀛國公即位名不至自罷相歸又十七年而薨甚爲得體然其他傳復有書至元者英宗命儒臣修續通鑑綱目亦書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不書吳元年

史書一年兩號

古時人主改元並從下詔之日爲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晉書武帝紀上書魏咸熙三年十一月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書武帝紀上書晉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書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紀上書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書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紀上書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乙未下書龍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紀上書神龍三年九月庚子下書景龍

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紀上書景龍四年七月己巳下書景雲元年七月己巳元宗紀上書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書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韓文公順宗實錄上書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類並是據實而書至司馬溫公作通鑑患其參錯乃揔新例必取末後一號冠諸春正月之前當時已有譏之者

春秋定公元年不書正月杜氏曰公即位在六月故正義曰公未即位必不改元而於春夏即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承前君之年於是春夏當名此年爲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

元年也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按溫公通鑑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春秋於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即書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於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漢獻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禪于魏而正月之初漢帝尚存卽加以魏文黃初之號則非春秋之義矣豈有舊君尚在當時之人皆禀其正朔而後之為史者顧乃追奪之乎

史家變亂年號始自隋書大業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而下卽書云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等作亂上崩于溫室按此大業十三年煬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長

安之號甚爲無理楊氏曰史家已云尊帝爲太上皇矣豈有以太上皇而紀年號者乎近於言之不順故必冠以義寧也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然於煬帝紀書十三年於恭帝紀書二年兩從其實似亦未害

明朝太宗實錄上書四年六月己巳下書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實書與前代合但不明書建文年號後人因謂之革除耳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二十三年九月禮官范謙等因給事中楊天民御史牛懋元請改正革除建文年號覆奏宜命史局于高廟實錄終摘洪武三十二年迄三十五年遺事復稱建文年號輯爲少帝本紀詔以建文事跡附太祖高皇帝之末而存其年號 成祖初嘗有旨稱建文爲少帝故禮官云然萬歷十六年司業王祖嫡以建文不宜革除與景泰不宜附錄並奏上從禮臣沈鯉議改正附錄一事聖安紀事云崇禎十七年七月戊子追復懿文皇太子廟諡曰興宗孝康皇帝上建文帝諡曰讓皇帝廟號惠宗追上景皇帝廟號代宗諡從禮臣顧錫疇所擬

英宗實錄上書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

書天順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而不沒其實且如萬曆
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爲泰昌元年若依温公例取泰昌之
號冠於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則詔令文移一一皆當追
改且上誣先皇矣故紀年之法從古爲正不以一年兩號
三號爲嫌沈氏曰禮未踰年不改元明代遵之光宗一月而崩猶在萬曆四十八年熹宗既即位明歲當
改爲天啟之元年癸亥以後不稱泰昌則光宗之紀年廢矣于是用廷臣議自八月朔至十二月終俱稱泰昌元年
如唐順宗永貞年號附于德宗貞元後之例楊氏曰正當分注還以初號爲主如萬曆四十八年下注云八月以後
爲泰昌元年之類其光宗之紀則直稱元年八月沈氏又曰神宗實錄萬曆廿二年八月癸酉禮科左給事中孫羽
侯條奏纂修正史議本紀則建文景泰兩朝宜詳稽故實剏立二紀勿使孫蒙祖號弟襲兄廟其德懿熙仁四祖之
發祥固當列高廟紀首而獻皇帝廟號雖崇神器未履宜遵前例冠于列世廟本紀以體追王之心議列傳則貴賤並
列美惡皆書不得序述官而遺卑秩褒高賢而漏巨奸至如以方正學爲乞哀于肅愍爲迎立是非刺謬亟當改正

之也

年號古今相同

水經注穀水下千金堨前云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太和也後云朝廷太和中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割并年號

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其見於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豐政宣建紹乾淳之語已是不敬然猶一帝之號自相連屬無合兩帝而稱之者又必用上一字惟元豐以元字與元祐無別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稱永宣成宏嘉隆合兩帝之號而爲一稱（原注天啓六年部疏稱正統正德爲二正奉旨列聖年號昭然如何說二正）近又有去上字而稱慶歷啓禎更爲

不通矣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萊如溫台則可如眞順廣大則不通矣然漢人已有之史記天官書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注云勃海碣石漢書王莽傳成命於巴宕注云巴郡宕渠縣魏晉以下始多此語常璩華陽國志分巴割蜀以成犍廣是犍爲廣漢二郡左思蜀都賦跨躡犍牂是犍爲牂牁二郡魏都賦恆碣碪碍於青霄是恆山碣石二山

人名割用一字者左傳以太皥濟水爲皥濟（原注僖二十一年）史記以黃帝老子爲黃老（原注曹相國世家張釋之田叔魏其鄭當時列傳）以王喬赤松子爲喬松（原注蔡澤傳）以伊尹管仲爲伊管（原注鄒陽傳）以絳

侯灌嬰爲絳灌〔原注〕賈生傳

孫氏西齋錄

唐人作書無所回避孫樵所作西齋錄乃是私史至於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大義凜然視孔子之溝昭墓道不書定正而抑且過之矣

此說本之沈既濟駁吳兢史議謂當幷天后於孝和紀每歲書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后名禮兩得至於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資及才藝智略年辰崩葬別纂入皇后傳列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原注〕其後宋范祖禹作唐鑑竟用此書法

通鑑書改元

晉書載記十六國時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序事連屬書之其實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國之中數十王皆不踰年而改元者也〔楊氏曰丙自有當年改元者如苻生是也亦必有踰年而稱元者直史家不攷耳〕

金石錄據趙橫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歲在庚子與載記合若從帝紀則建武六年當是己亥今此碑與西門豹祠殿基記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紀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證然載記亦不盡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號而已初不屑屑於歲月也

續綱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後爲帝昺祥興元年非也黃溍

番禺客語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葢亦是卽位之初改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卽繫於前年月日之下曰改元祥興以此推十六國事必當同此

後元年

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當時只是改爲元年後人追紀之爲中爲後耳若武帝之後元元年則自名之爲後（錢氏曰吳仁傑謂後元乃承征和而言本云征和後元年耳其說可從）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則自名之爲中不可一例論也

元順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之號後人追紀之則曰後至元元年

李茂貞稱秦王用天祐年號

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爲秦王比得薛昌序所譔鳳翔法門寺碑天祐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稱秦王則前乎同光之二年矣蓋必茂貞所自稱(錢氏曰茂貞於唐昭宗時已封秦王通鑑謂茂貞自稱岐王者誤也)又史言茂貞奉天祐年號此碑之末亦書天祐十九年而篇中歷述前事則並以天復紀年至天復二十年止亦與史不合

五代史李彥威傳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還於東都爲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前蜀世家則云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其說不同按此碑則岐人亦稱天復史失之也

又今陽城縣有後周顯德二年徐綸撰龍泉禪院記內述天祐十九年按此地本屬梁此記乃追削梁號而改稱天祐者

通鑑書葬

通鑑書外國之葬如晉紀義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主珪於盛樂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爲做春秋之文愚以爲非也春秋書葬宋穆公葬衛桓公之類皆魯遣其臣會葬故爲此文（原注：徐邈曰凡書葬者據我而言葬）若南北朝時本國自葬則當書魏葬如宋紀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於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於金陵則得之矣

通鑑書閏月

通鑑書閏月而不著其爲何月謂倣春秋之法非也春秋時閏未有不在歲終者（錢氏曰春秋時閏不皆在歲餘 孜成案其說詳見四卷閏月條）自太初歷行每月皆可置閏若不著其爲何月或上月無事則後之讀者必費於追尋矣新唐書亦然惟高宗顯慶二年正月無事乃書曰閏正月壬寅如洛陽宮

史書人君未即位

史書人君未即位之例左傳晉文公未入國稱公子已入國稱公史記漢高帝未帝稱漢王未王稱沛公

五年將戰垓下而曰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至其下文乃曰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於言

爲不順矣

沈約作宋書於本紀第十卷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壬申始書進齊公爵爲齊王而前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已書以驍騎將軍齊王爲南兖州刺史自此以下齊王之號累見於篇此言之不順也（原注蕭子顯南齊書亦同此例）

史書一人先後歷官

漢書溝洫志先稱博士許商次稱將作大匠許商後稱河隄都尉許商此書一人而先後歷官不同之法

書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伊尹保衡一人也湯時未爲保衡至太甲時始爲此官故變文以稱之也

史書郡縣同名

漢時縣有同名者大抵加東西南北上下字以爲別蓋本於春秋之法燕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是其例也若郡縣同名而不同地則於縣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沛治相故書沛縣爲小沛廣陽國不治廣陽治薊故書廣陽縣爲小廣陽〔錢氏曰耿弇傳馬武傳〕丹陽郡不治丹陽治宛陵故書丹陽縣爲小丹陽〔原注今順天府保定縣稱小保定寧國府太平縣稱小太平〕〔錢氏曰晉書陶侃傳吳志呂範傳〕後人作史多混書之而無別矣〔沈氏曰格論于此下又云以今地理言之如大名寧國之類法當直書其縣清河永豐之類法當并載其府而宋史闕焉故有一人而兩地並祀者〕〔謝中丞曰伏見江西省吉安廣信二府所屬皆有永豐縣其印信篆文同一字樣共在一省之中而有相同之印倘奸徒假借以此縣所用印信朦混於彼縣恐一時難辨易滋弊端至此外江省州縣又有同名於各

省者如江省有寧州而陝西雲南所屬皆有寧州江省有
長寧縣而奉天四川廣東所屬皆有長寧縣江省有新城
縣而直隸山東浙江所屬皆有新城縣江省有龍泉縣而
浙江貴州所屬皆有龍泉縣再如江省有新昌縣而浙江
亦有新昌縣江省有德化縣而福建亦有德化縣江省有
安仁縣而湖南亦有安仁縣江省有廣昌縣而山西亦有
廣昌縣江省有石城縣而廣東亦有石城縣江省有興安
縣而廣西亦有興安縣江省有永寧縣而貴州亦有永寧
縣其他各省之州與州同名縣與縣同名者併有府與府
同名者如奸徒有意作弊則借此影射隔省更無從辨察
皆應別改嘉名也從成案今天下各省府州縣同名者不
止此如府則有太平府安徽與廣西同州則有忠州四川
與廣西南寧府同通州直隸順天府與江蘇同開州直隸
大名府與貴州貴陽府同永寧州山西汾州府與廣西桂
林府貴州安順府同趙州直隸與雲南大理府同縣則有
會同縣湖南靖州與廣東瓊州府同寶豐縣河南汝州與
甘肅寧夏府同海豐縣山東武定府與廣東惠州府同盧
溪縣江西建昌府與湖南辰州府同清溪縣四川雅州府
與貴州恩州府同鳳臺縣安徽鳳陽府與山西澤州府同
桃源縣江蘇淮安府與湖南常德府同龍門縣直隸宣化
府與廣東廣州府同石門縣浙江嘉興府與湖南澧州同
東安縣直隸順天府與湖南永州府廣東羅定州同新安

縣直隸保定府與河南河南府廣東廣州府同樂安縣江
西撫州府與山東青州府同永安縣福建延平府與廣東
惠州府同甘泉縣江蘇揚州府與陝西延安府同石泉縣
陝西興安府與四川龍安府同清河縣直隸廣平府與汀
蘇淮安府同大和縣安徽潁州府與雲南大理府同山陽
縣江蘇淮安府與陝西商州同海陽縣山東登州府與廣
東浙州府同東鄉縣江西撫州府與四川綏定府同寧鄉
縣湖南長沙府與山西汾州府同建昌縣直隸承德府與
江西南康府同唐縣直隸保定府與河南南陽府同太平
縣安徽寧國府與浙江台州府山西平陽府四川綏定府
同安平縣直隸深州與貴州安順府同樂平縣江西饒州
府與山西平定州同鎮平縣河南南陽府與廣東嘉應州
同清平縣山東東昌府與貴州都勻府同華亭縣江蘇松
江府與甘肅平涼府同西寧縣直隸宣化府與甘肅西寧
府廣東羅定州同廣寧縣　盛京錦州府與廣東肇慶府
同武寧縣江西南昌府與湖南常德府同慶寧縣湖北武
昌府與陝西西安府同新寧縣湖南寶慶府與四川綏定
府廣東廣州府同興寧縣湖南郴州府與廣東嘉應州同
大寧縣山西隰州與四川夔州府同山陰縣浙江紹興府
與山西大同府同三水縣陝西邠州與廣東廣州府同建
始縣湖北施南府與四川夔州府寧海縣　盛京奉天
府與浙江台州府同寧遠縣湖南永州府與甘肅鞏昌府

同懷遠縣安徽鳳陽府與陝西榆林府廣西柳州府同定遠縣安徽鳳陽府與陝西漢中府四川重慶府雲南楚雄府同安遠縣江西贛州府與湖北荆門州同宣化縣直隸宣化府與廣西南寧府同昌化縣浙江杭州府與廣東瓊州府同安化縣湖南長沙府與甘肅慶陽府貴州思南府同永定縣福建汀州府與湖南澧州同安定縣陝西延安府與甘肅寧昌府同安福縣江西吉安府與湖南澧州同永福縣福建福州府與廣西桂林府同長樂縣福建福州府與湖北宜昌府廣東嘉應州同建德縣安徽池州府與浙江嚴州府同而謝疏之與今與者如寧州甘肅慶陽府與雲南臨安府同而疏乃無甘肅而有江西陝西廣昌縣直隸易州與江西建昌府同疏乃無直隸而有山西永寧縣江西吉安府與河南河南府四川敘永屬同疏乃有貴州而無河南四川長寧縣江西贛州府與四川敘州府廣東惠州府同疏乃又有奉天之攷之于今皆不合相去百年沿革攸殊而今制于府州縣之同名者印文各加省名某某以別之是亦無慮姦徙之作弊矣

郡國改名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改舂陵鄉爲章陵

縣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又云乃悉爲春陵宗室起祠堂上言章陵見名也下言春陵本春陵侯之宗室不可因縣名而追改之也此史家用字之癖也史記南越王尉佗者眞定人也此未嘗當曰東垣人盧綰傳高帝十一年冬更東垣爲眞定儒林傳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師古曰初徙時未爲杜陵蓋史家追言之也漢書夏侯勝傳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人趙廣漢傳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後漢書黨錮傳劉祐中山安國人也安國後別屬博陵夏侯湛東方朔畫像贊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

楊氏曰每見稱建安爲魏此恐未然孝若爲妙才曾孫分猶可也小顏於音注姓字文顏下亦云魏建安中則非

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此郡國改名之例

史書人同姓名

史記漢高帝時有兩韓信則别之曰韓王信漢書王莽時有兩劉歆則别之曰國師劉歆此其法本於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事中有兩賈舉則别之曰侍人賈舉

金史有二訛可曰草火訛可曰板子訛可有三婁室曰大婁室曰中婁室曰小婁室

述古

凡述古人之言必當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

則兩引之不可襲以爲己說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傳易未濟三陽皆失位而曰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是則時人之言而亦不敢沒其人君子之謙也然後可與進於學

引古必用原文

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經注引盛宏之荆州記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僭號數旬宗滅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毀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注乃北魏酈道元作而記中所指今上則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爲嫌

引書用意

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則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原注）成二年　淮南子舜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爾雅注引之則曰漁者不爭隈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文章推服古人

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於駢偶聲律之文宜不屑爲而其滕王閣記推許王勃所爲序且曰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李太白黃鶴樓詩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所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也今之好